

贵州南部侗族地区
青年人社区调查与交流项目

青春作伴 好还乡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凤鸣路一号

■电话：0851-86701159 ■邮箱：gziied@126.com ■网址：www.xiangtu.org





青年人成长就像是种树
家庭、村寨和精神信仰是青年人成长的土壤
耐心的把根扎稳才能获取土壤的养分
才能枝繁叶茂结出果实。

目录

CONTENTS

- 01 缘起
- 07 村寨介绍
- 15 大事记
- 73 后记



缘起

侗族是贵州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黔东南，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南侗地区包括都柳江流域的黎平、榕江和从江三个县，以及相邻的湖南通道、广西三江一带，对这一地区传统上侗族社区内部有自己的文化区域认同，包括“六洞”、“九侗”、“二千九”等文化圈概念至今作为侗族人内部的称呼，深入人心。在漫长的历史中，侗族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包括萨岁^①信仰、鼓楼文化、侗歌、侗戏、寨老、款等，特别是“款”这样的制度，蕴含了丰富的社区规则、制度、原则和社区道德规范，这是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相较于其他民族侗族的文化还被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几年社区伙伴、贵州乡土文化社等关心侗族文化保护的机构就在黎从榕地区开展社区工作，与众多的农村一样，当时的侗族村寨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外出打工和读书是主要原因，久而久之青年人在不断遗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技能，开始漠视或抛弃本民族的价值观，青年人在村寨的功能也日益减弱。最近一两年，打工的机会和收益慢慢减少，不少年轻人也萌生回乡的念头，但是长期在外漂泊带来的生活方式与家乡的生活格格不入；同时，乡村的老年人也开始意识到村寨缺少青年人的危机。



^①萨岁——侗族南部方言区普遍崇拜的女性神，称为萨岁意为始祖母，是最高的保护神。人们都认为她的神威最大，能主宰一切，保境安民，使六畜兴旺，村寨平安，几乎村村都设有“萨坛”来祭拜萨岁。



2013年8月，贵州乡土文化社组织黎平县龙额村、流芳村，从江县岜扒村、榕江县宰荡村的侗族青年开展一系列的交流活动，我们发现，社区的青年人虽然因为打工读书等关系远离村庄，或是短期打工在社区来来回回，但是他们透过互联网、手机等形式的交流却很通畅，远在他乡也能知道村庄的大事情和变化，并且青年人中也总有几位骨干，利用不同平台和网络保持一些理念和活动的持续性；同时青年人用拍摄、调查等形式引起了更多青年人的兴趣和参与。交流中，青年人不仅分享了自己的行动和经验，也因为找到同行者而感到振奋，希望进一步相互学习和支持；同时，交流会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青年人的视野，产出了一些有创意的思路 and 想法，也让大家意识到骨干和团队培养的重要性。



村庄青年人的不同特点和状态也许能够代表一部分侗族村庄年轻人的现状和想法，由此也带来我们的一些想法：一方面，需要支持有意愿或已经留在社区的青年人扩展视野，增进文化自觉与认同，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开展持续有效的社区行动和服务，获得扎根社区的长久动力和能力，同时促进社区观念的转变，为更多青年人返乡提供良好的社区氛围和家庭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探索一些活动载体和网络平台，特别是传统上侗族青年跨社区的交流平台，让这些年轻人相互学习和支持，同时影响和吸引更多在外学习和打工的青年人，以多样化的方式关注和参与社区的发展。

基于上述观察和实践，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可以通过尝试恢复和重建传统侗族青年人的组织和角色，识别和培养青年骨干，协助他们拓展视野，提升能力，组建团队，增进交流合作，开展社区实践。第二，支持青年人和其他社区特别是传统的文化圈、生态圈的社区青年人交流和互相支持，尝试恢复传统交流网络的功能或是建立新的交流网络。针对有社区项目的村庄例如流芳、岜扒，本项目希望支持这些青年人能够在更大的平台去分享和展示，从而获得更大的信心和支持，同时支持这些青年人在社区所在的文化圈内与其他社区的青年人互动；针对没有社区项目的村庄，例如龙额、宰荡等，项目希望支持青年人通过社区调查等形式重新发现社区的魅力，唤起青年人的自豪感，同时与其他社区的青年人去分享和碰撞。

社区的自觉，往往从某个成员或者某个群体的自觉开始。而青年人是社区最为活跃的因子，青年人的觉醒、成长与行动，不仅会对正在开展的社区项目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也将促进侗族地区的文化遗产与乡村发展。他们像一粒粒饱满的种子，等待季节，随时萌生。



村寨介绍

◎流芳

吴世先：流芳现在有167户人家，700多人口，村里有一个鼓楼，三口古井。听老人说，侗族英雄吴勉战败后到此避难，藏在后山的山洞。后战事结束，吴勉欲离开，当地老百姓为留住这位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决定把村寨叫做“Liuue Wangc(留王)”，后来又被改叫“流芳”。吴姓人家最先迁徙到此，所以每次祭萨都是由村里吴姓村民带头，其它姓氏以续而行。据老人说，流芳村的“萨神”是从黎平龙额六甲请来的。

吴健康：2012年的我们有一次去外出交流后感觉到我们村寨的文化缺失很严重，年轻人对村寨了解也很少。回来后我们就成立了“流芳青年文化传承兴趣小组”，目前小组成员有二十余人，以外出打工返乡青年为主，还有部分老人和周边其他村寨的青年人。我们在村寨开展了碑文调查、传统侗歌、村寨环境卫生改善的活动，在外地的年轻人通过QQ群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 龙额

石 巍：龙额是“萨岁”文化的起缘地，传说“萨岁”是侗族女英雄，在龙额的“longl dangc kgeit”就义，这个地方现在也叫“萨岁山”。侗族地区最大的萨坛在龙额六甲村，老人家说那里也是安葬“萨岁”的地方。整个龙额村有五个萨堂，习俗大同小异，萨堂也不一样，有土堆，有木制的小屋子。村里有专门管理萨坛的家族，每年初一十五村民都到萨坛上香烧纸祭拜萨神。

石华银：龙额青年人从2010年开始组建“龙额侗寨公益团队”，利用回乡机会在村寨开展捐资助学和传承活动。2012年以来策划组织了多次社区调查、建立乡村影像资料库等文化记录活动，也尝试在村寨拍摄纪录片让村寨对传统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目前核心成员有8人，有本村和附近村寨共三十多名青年成为团队志愿者。



◎ 岜扒

潘友祥：岜扒的寨名是“白色石头”的意思，说的是村寨后山的石灰岩。传说这个大白岩是侗族英雄吴勉从贯洞一带“赶”过来的。岜扒现在有两百多户人家，将近一千多人口。现在还保留比较传统的村民组织，比如寨老、歌队。目前村里共有十几个歌队，以年龄、地域、性别来组成不同的歌队。歌队内部有分工，一般以声音素质的高低为标准，自然形成内部排序式的组织架构，声音最高者为领唱，则是歌队的“头”，其次为“副”。





大事记

2014年-2015年

贵州南部侗族地区青年人社区调查与交流项目

大事记



2014年

4月 项目启动
5月 流芳第一次工作坊
6月 流芳萨岁故事收集

2014年

7月 岜扒老照片收集
7月 龙额河歌收集
7月 龙额“吃新节”交流

2014年

8月 岜扒招龙节老照片展
8月 龙额“村寨分享”交流会
9月 岜扒斗牛节交流
11月 流芳修建萨岁水塘

2015年

2月 龙额第二次工作坊
2月 龙额全家福活动
3月 岜扒春节活动分享

2015年

3月 宰荡春节活动村寨分享
6月 龙额影像记录交流会
8月 宰荡吃新节交流

2015年

9月 岜扒第三次工作坊
(总结交流会)

◎流芳第一次工作坊



2014年5月5日，借黎平县流芳村举行“招龙迎萨”仪式的机会，组织了黎平县龙额村、从江县岜扒村和榕江县加所村的20位青年人到流芳参加项目开展后的第一次交流会。希望通过参加流芳村招龙迎萨的仪式进行交流，让村寨青年人对侗族的“萨岁信仰”、“款制度”等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并对当下的节日和习俗变迁有讨论和思考，同时激发青年人社区调查的行动。



■青年人看传统节日和变化

流芳青年：这次“招龙迎萨”活动村民有分工。寨老牵头来组织，请萨神、招龙路线是寨老跟村民代表来协商。村里的各组长负责后勤，杀猪、下厨、收洗、采购等。年青人和妇女负责晚上的侗歌侗戏。流芳属“天府侗”六月六是每年最热闹的节日。农历六月初六，刚嫁出去的女儿要挑粽子和鸭子回娘家。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很多人到过年才回家，所以这样的习俗也慢慢淡了。

龙额青年：春社是龙额一带侗族村寨纪念“社神”木阿的传统节日，是龙额寨上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在传统上由姚姓人家主持。传说古时侗寨有一位厨师叫木阿，做菜很好当上了御厨。有一天皇帝问御厨们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众人有说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唯有姚姓御厨说是盐最好吃，这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并把他杀害。后来御厨们做菜都不敢用盐了，大家都感觉到没盐的话不管什么好东西都不好吃了，皇帝这才知道错杀了木阿。后皇帝就封他为社神，每年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称为“社日”，人们要祭拜“社神”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九十年代开始龙额过“春社”的同时也举办“河歌节”，附近村寨的人们都来到龙额来唱河歌，很是热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和读书，春社也没以前那么热闹了。龙额的石家过的是吃新节，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吃新节了，欢迎大家来龙额过节。

岜扒青年：七月七是我们岜扒村最热闹的节日。过节的前一天要到田里去抓鱼，抓鱼时都是要打着火把，白天也一样。初七那天要吃牛肉牛瘪，因为牛一年到头都给我们下地耕田，过节还要杀它，所以吃肉时要把它瘪给一同吃掉，也是对牛的敬畏。

潘永荣 总结：侗寨每年的节日有很多但各有不同，同一个节日过节的时间也有不同，这也跟农耕文化有关系，一般过节的时间都在农闲时节，每个节日都有他背后的故事，也要区分那些节日是我们侗族特有的，其实每个节日都对我们民族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意义，而有些节日也逐渐淡化，在变化，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有所行动，去了解我们这些节日背后的变化。



■ 社区调查计划

流芳：通过这次“招龙迎萨”的活动初步了解到“萨岁”的文化，也知道了村寨里还有许多关于“萨岁”的故事，希望通过收集整理更多“萨岁”的侗歌、民间故事，在六月六或重大活动时在村寨进行分享，让更多村民知道流芳“萨岁”的故事。条件成熟的话希望能组织村民来维修已经荒废了的萨岁水塘。

龙额：侗族民歌抢救收集整理，因龙额侗歌种类繁多，有河边情歌、拦路歌、敬酒歌、叙事歌等，当前主要以收集和整理河歌和踩堂为主以后逐一对其他歌进行收集整理。组织村寨的年轻人参与，寻访歌师收集歌曲在村寨进行分享反馈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并校对、修改、定稿成影像资料，逐步推广和普及。

岜扒：收集村寨老照片并挖掘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建立老照片兴趣小组并各有分工，需要有人负责收集各年代的老照片，有人专门负责整理编写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最后希望能将老照片分类整理定装成册。



5月5号 今天寨子里招龙进寨、引萨进村的吉日，所有人都围绕“萨”进行活动，8点钟先由村里的五位寨老先到鼓楼大谢龙神、杀猪敬血，叨念祭词，再由村里的阴阳先生到萨堂处放神看萨堂那里需要修补，把萨堂弄好后就烧香上猪头肉。年轻人上山砍竹子插彩旗，把寨老剪好的符插到大路两旁农户家的每根柱子上，并且插香一根。下午一点招龙仪式正式开始、有新生的婴儿、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每个人都穿着盛装，铁炮手、彩旗队，还有外面来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到寨子后面的卧龙山迎接神龙，先由寨里的吴姓五男五女（都是年长的爷爷奶奶）带头，后面就是穿着盛装的群众，任何人不能抢在他们前面，特别是家里有孕妇的人，边走边放炮，进到寨子时，每到村民家前面，主人家都会放一挂鞭炮以示欢迎，把寨子走完后就到鼓楼里唱踩歌堂，所唱的歌也是歌颂“萨”的到来。晚饭结束了还要到鼓楼再唱三首敬萨的歌，唱完后整个招龙祭萨仪式才算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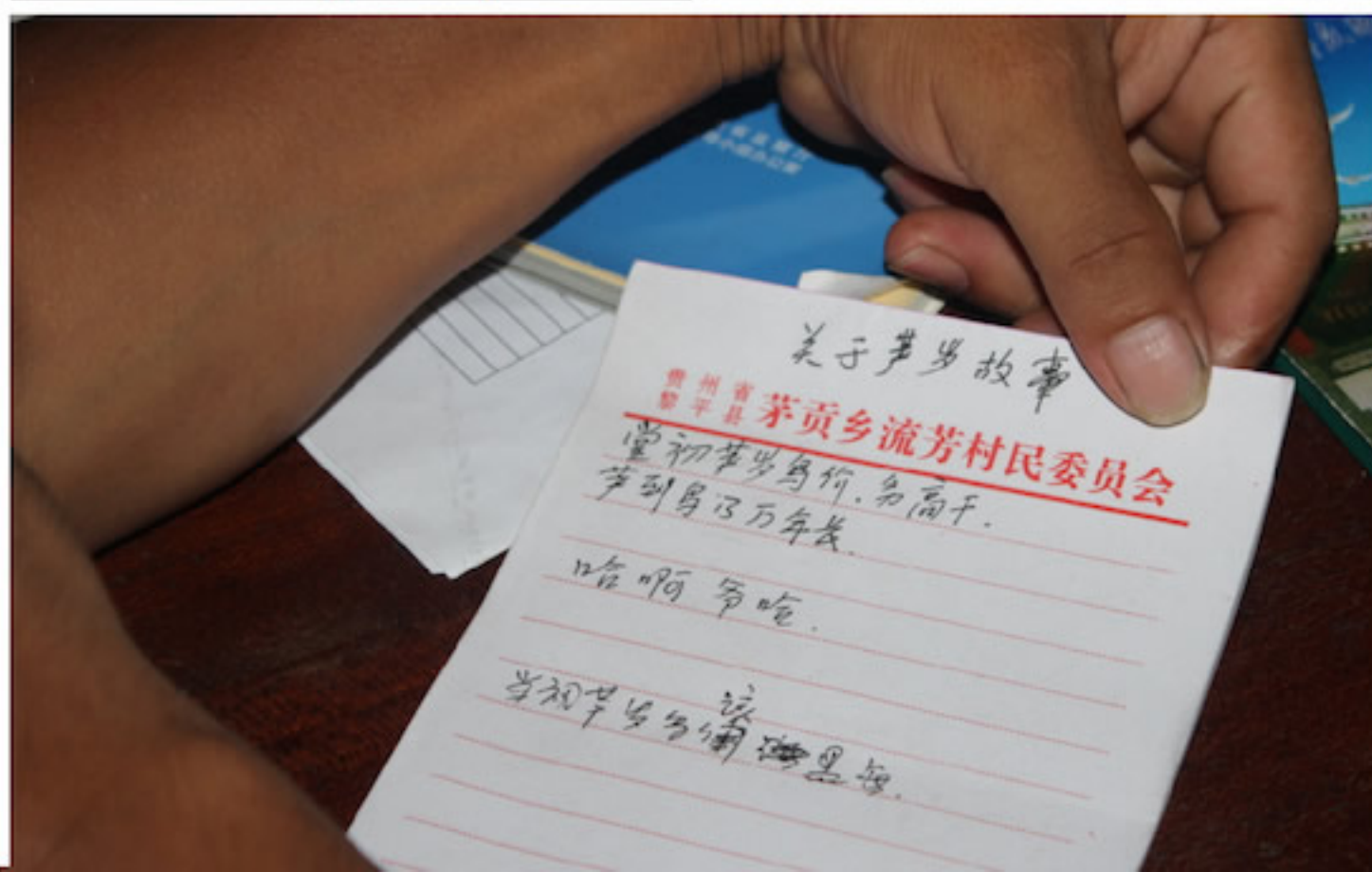
■ 文/杨成吉 榕江县加所村





■ 社区调查活动

◎ 流芳萨岁故事收集



◎ 岜扒老照片收集





©龙额河歌收集





◎龙额“吃新节”交流

2014年7月19日，龙额青年人邀请黎平县流芳村、从江县岜扒村的青年人到龙额过“吃新节”，同时还有丹寨县石桥村的苗族青年也参加了这次交流活动。通过侗族的传统方式进行交流，让几个村寨的青年人加深了感情，进一步巩固青年人交流网络。各村寨青年人也分享了两个月来开展的社区调查进程与困难及下一步的计划。岜扒村的青年人计划在农历七月初七“招龙节”期间在村寨做老照片展，希望能邀请到其他村寨的青年人到岜扒做客并交流经验。



◎岜扒招龙节老照片展

2014年8月1日，是岜扒村的传统节日“招龙节”，也叫“吃新节”。岜扒青年人把收集到的老照片做了第一次展览。青年人在展览中观察到村民不同的反应，在展览结束后的总结中，大家都分享了各自的收获和感受。黎平县流芳村的两位青年人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

感受

潘仕珍：我看到有些老人看到照片会热泪盈眶；有的老人急忙拉来照片里的同伴一起回忆照片里的情景；有的老人在感叹当年的风华正茂到如今已两鬓斑白；很多人都说我们怎么会想到去收集老照片的呀，都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也体会到这些老照片引发了整个村寨的集体回忆，也得到村民的认可，自己非常有自豪感和价值感。



贾志国：从五月份开始做搜集老照片到现在第一次展览，整个过程还是挺享受的。刚开始做一些村民也不能理解，感觉很难做有想放弃。特别是去了解老照片背后的故事的时候，很多村民会问到为什么要来问这些啊？所以我们就先去找自己家和熟人家的照片。经过这两天在村寨的分享，很多村民也理解我们为什么做了。得到村民认可和支持，自己也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很有意义，感到很欣慰。目前团队的人员还是不多，相信这样的村寨分享也能够吸引村寨里的其他年轻人。

石庆裕：这两天看到你们做的老照片展触动很大，能体会到做村寨分享的重要性。回去好好跟我们团队分享经验，也讨论我们团队下一步的计划。



◎岜扒“吃新节”

■文/陈希凯 贵州乡土文化社 实习生

材料来源：2014年8月1日-3日 本人在岜扒侗寨的实地工作日志

重新整理：2015年9月26-28日 本人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 陈希凯（左一）

余墨荔老师（Dr. Evasdottir）的民族志这门课（Topics in Ethnography）的第一篇作业就是要求我们用课上提到的一些方法和理论去多角度、不同层次地观察和记述一次用餐（meal）。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去年在岜扒侗寨经历的非常特别的一次用餐经历，然而老师希望我们去重新观察一顿新的“饭”，而不是从记忆里随便挑一段来写写回忆录。所以，此刻我很想整理一下去年的日记，重新认识一下当时我所能留意到的一些细节，并想对比一下这次作业中对一餐饭的描述能否超过之前的深度和广度。

去年的8月1日到3日，我作为贵州乡土文化社的实习生，跟随本单位的和来自其他NGO

的项目官员一同拜访岜扒侗寨。当时，适逢岜扒的吃新节，又称为招龙节。在当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节目的名字相同的，在不同的民族和村寨的意义可能不同，庆祝的日子和方式也不同。

同样是“吃新节”，黎平县的龙额侗寨半个月之前就庆祝过了，可是从江县的岜扒这两三天才操办起来。吃新节是侗族的大节日，是为了庆贺丰收和祈祷来年风调雨顺的节日，龙额寨的侗人将节日分给不同姓氏的人家去主办，大姓办大节，小姓办小节。“主办”对当地人来说就是宴请，是考虑了食材、精力等消耗成本来做这种安排，来让家家户户压力不要太大，同时互相宴请让不同姓氏的村民互相走访做客，增进感情。唱起侗歌的话主要就是“河歌”，因为地处黔桂交界，广西那边的侗族同胞也会过来一起庆



祝歌唱，“行歌坐夜”（或称“行歌坐月”）。而岜扒的吃新节是要十户人家合宰一头牛，一户人家出牛，其他九户人家付钱给牛主人，然后用秤非常均等地分成十份，包括牛肉、牛骨、牛内脏、牛血，以及非常有特色的“牛瘪”，几乎除了牛皮以外，其他的所有牛身上的产品都要被尽量均分。庆祝活动也少不了侗歌，而在岜扒则主要是侗族大歌，不同年龄段的大歌队伍由各自的歌师带着，一起登上戏台，分享彼此的歌声。



同时，有时候虽然在日历上是同一天，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可能又会是不同的节日。岜扒的这个吃新节，落在了农历的七月初七。对于汉族来说，这是乞巧节，也因为牛郎织女的传说被时髦地称为“情人节”。而另有一些民族，则直接把七月初七跟“七月半”合在一起庆祝，变成一个纪念先祖的节日。

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我要回忆整理的这顿饭这么特别，以至于我念念不忘呢？这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背景，让这一餐饭承载着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食物构成]

节日里吃的米饭是侗族的糯米饭，糯米饭谁都吃过，然而为什么一定要加一个“侗族的”这样一个限定语？实在是因为它太不同，我们吃的不管是普通的米饭，还是糯米饭，追求的大多是松软可口，然而这侗家的糯米饭却是硬的、干的、直接用手从盆子里或袋子里拿出来捏成一团的。当时文化社带我的其中一位项目官员慧姐（侗族）以及其他的一些朋友就跟我说，“从这座山上扔到那边山坡团子都不散开的才是侗家的糯米饭”。对了，因为要捏在手上直接吃，而不是装在碗里，所以，饭前大家都会很认真地洗手，绝不是蜻蜓点水的洗法。

肉食主要就来自上文提到的被精心分割的牛肉。一头即将在吃新节被宰杀的牛当日的伙食也是不一样的。被宰当天，牛被主人喂过百草或者牵上山吃过百草的，在这些药草被牛吃进胃里、经过反刍、进入肠之前，牛被宰杀。这些被牛胃处理过的药草被掏出来、被关注、被追捧、终于被均分到各户，

并被赐一个跟牛粪同义的名字——“牛瘪”。“牛瘪”被用作许多生食与熟食的调味品，据当地朋友介绍，因为那些药草的原因而对身体有很多保健的功效。除了牛瘪，牛肉、牛血、牛内脏也是非常重要的食材，而牛肉、牛血很可能只经过非常简单的冷处理和调味，之后就直接生食。这被认为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其中的营养。

还有一些其他的当地时蔬和黔东南苗乡侗寨非常受欢迎的酸汤等等，然而却远不及那不散团的米饭和牛肉制品让人印象深刻。



[开饭咯!]

大家按照酒量等因素稍微简单地安排一下座次，就开始享用这节日的盛宴了。桌上显要位置摆放的，正是用“牛瘪”调味过的牛肉和牛血大餐。其中一个小菜盆中，那牛肉还红漉漉的，果然是生的。主家一边介绍一边用筷子捏了一片肉放到嘴里，“他们苗族过节杀牛，不开火牛都吃完了”，潜台词大概是吃生牛肉一方面在当地也许不是天天如此，但也算是很常见，另一方面是鼓励我

们客人不要害怕这么吃会吃出问题，要大胆尝试。当然，桌上也是放了其他的碗碟，熟食也是有的。但我还是非常好奇，所以也伸筷子夹了一片生肉放到嘴里。果然是精心处理过的，我担心的很诡异的味道的果然都去掉了，生肉口感虽然不太寻常，对我这个没吃惯的外人来说虽然也不算是美味，但是也远不像“生牛肉”字面上让人感觉的那么不可接受。生牛血凝的血豆腐也是如此，虽是始料未及的味道，但是都是可以接受，甚至是那种多吃几口会爱上的味道。

当我跟一群侗家大叔和兄弟们坐到一桌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一餐饭必定少不了喝酒的。我本人对喝酒有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我不太喜欢喝得头晕目眩甚至会头痛的感觉，但另一方面，时间久了我又常常希望彻彻底底醉倒一次，好让身心都彻底松弛一下。侗家的米酒劲道猛烈，悠悠的敬酒歌更是动人，所以我常常迷迷糊糊地就喝了很多。这一餐，也没有例外。

按当地的规矩，一开饭举杯，就要一口气连干三杯，然后才是小范围的互相敬酒。餐桌上的话题大多都是侗话进行的，我只能凭其中穿插的一些汉语借词大概猜一猜话题是什么，具体的细节则一点儿也听不懂。等主人家和其他侗家的客人反应过来桌上还坐着一两个外来的客人，便会切换成普通话来跟我们交流。席间，他们点评白天的侗歌比赛（当天本村的不同年龄段的大歌队有一次为了庆祝节日而举办的大歌比赛，也有来自别的村寨的客队“友情演出”），也讲风雨廊桥上的老照片展览（这是我当时的实习单位鼓励在地青年工作团队举办的本寨历史老

照片搜集整理和展览活动），也讲农事和家庭日常。

然而，他们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吃新节的现象，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乞讨’的苗人”。如果有苗族同胞读到这个，千万不要急着动怒，这里无意于冒犯你们，这里的“乞讨”也不是真的乞讨。



[“乞讨”的苗人]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主人家讲，每年岜扒庆祝吃新节都办得非常隆重，饮食非常丰富，家家户户都请别的侗寨的亲戚一起来过节。而这里苗侗自古聚居，附近苗寨的村民看侗家人这么开心地过节，一没有亲戚关系，不能打探亲的名义，二不好直接登门说“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过节”，显得唐突无礼。于是，他们想了这么一个奇招，换上几件破烂一点的衣服，乔装打扮成乞丐，以“乞讨”的名义来跟侗家人“蹭”这个节日。侗家人见到来人一次两次不知道，年年如此则慢慢地自然知道了真相，热情好客的侗家人即便面对真的乞丐都要慷慨地分享食物，何况只是想一起过节的乡里乡亲？当然会以礼相待。所以，每年吃

新节就会看到穿着带补丁衣服的人过来“蹭”节日。以前还要演一演“乞讨”，现在大家心知肚明，有时候甚至连演也不用演了。



[小结]

有很多时候，我都在回味2014年的那个夏天。感谢贵州乡土文化社的同事们愿意招我进去做了文化社史上第一位“自己的实习生”，也感谢汉诺威孔院的同事们愿意给我这两个月还没入职就提前享受的“假期”去体验。那是在上海五年五味杂陈的大学生活之后的一个彻底解脱，是我继续后边的紧接着的海外汉语教师工作和如今人类学专业学习的入门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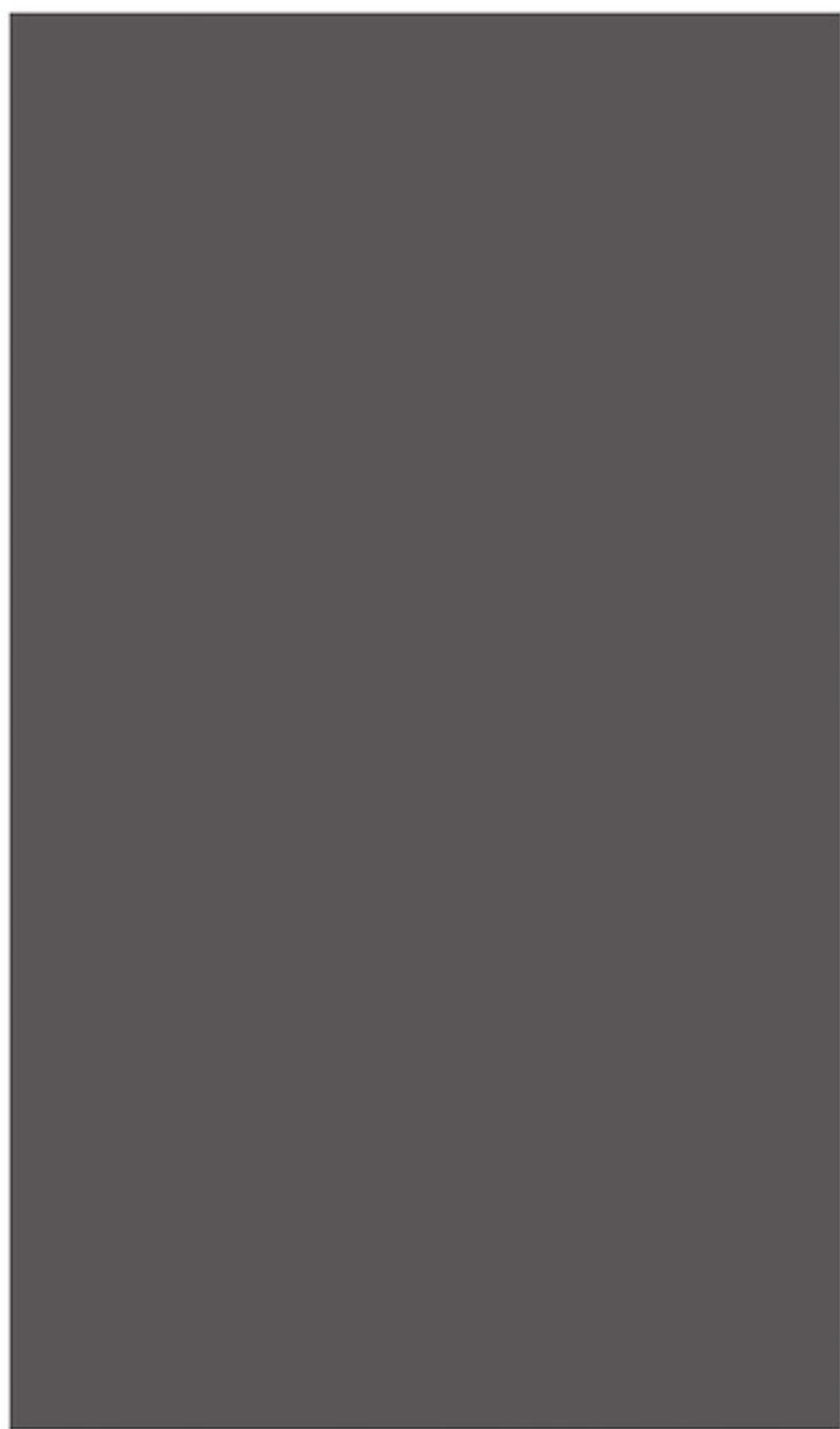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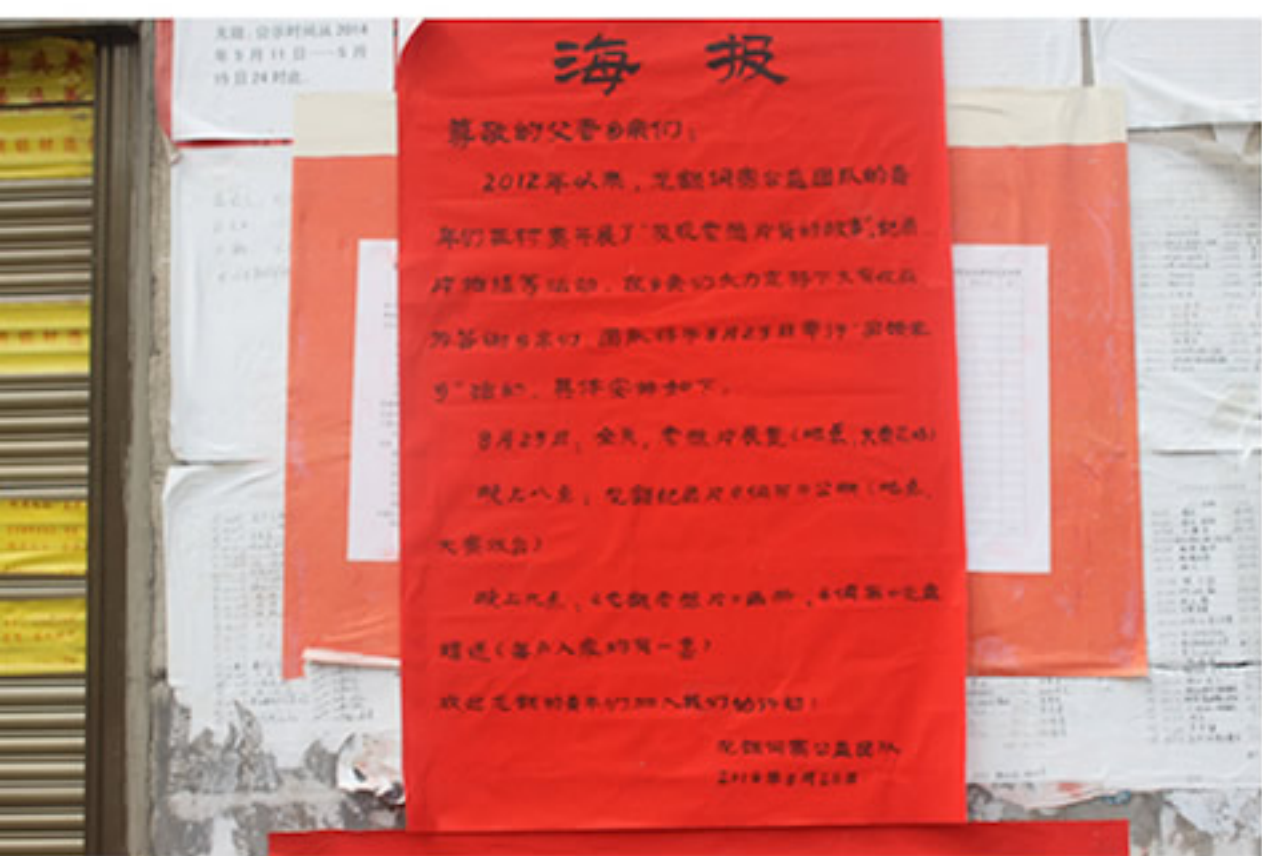
那时候，我几乎未经任何训练，就直接暴露在“田野”之中，以一个素人的眼睛和心去观察和体验，以一个外人的身份和手去理解和记录。即便到现在重新整理，其中也肯定还有很多误解和偏颇，若有不实的地方，还请朋友们留下评论指出来。当时还是有点儿害羞，有些疑惑也并没有访问清楚。这也提醒我以后再做田野工作，再也不要留着疑问离开。

最后，希望我们还能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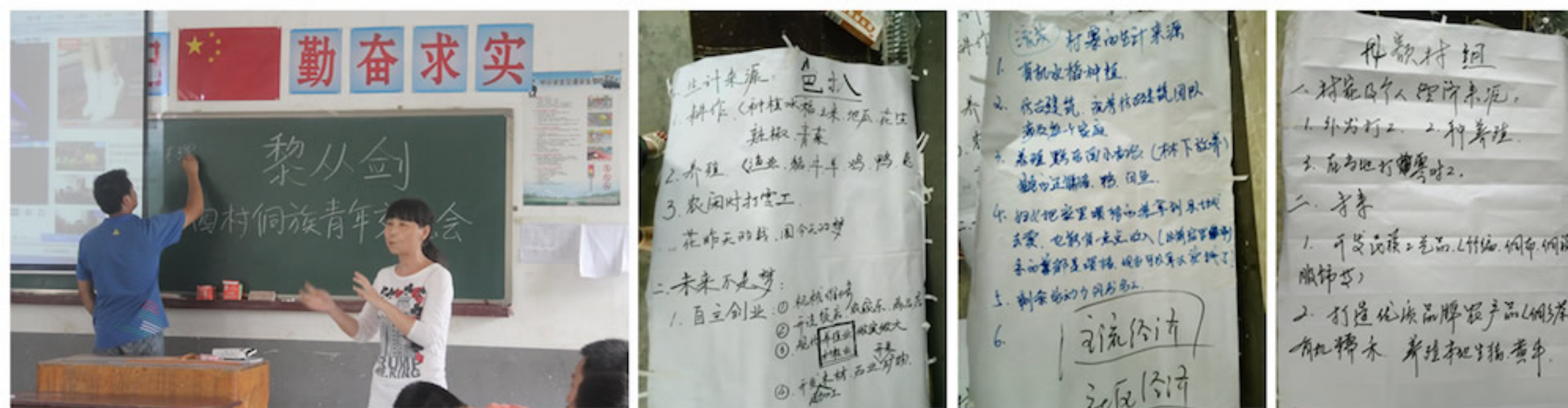
◎龙额“村寨分享”交流会



背景：2010年龙额村的青年人组建了“龙额侗寨公益团队”，经过了公益助学到村寨文化记录的转型。2013年开始建立起“龙额乡村影像资料库”，在村寨收集整理老照片、历史影像、拍摄纪录片等社区调查行动。至今青年人的努力初步看到成效，他们把收集到的老照片整理成册，拍摄的纪录片《侗布》也制作完成。现将一年多以来收集到的老照片进行展览，并将老照片册子和光盘赠送给村民。



2014年8月24日，龙额村的青年人在村寨举行“回馈家乡”的活动。项目组织了从江县岜扒村、黎平县流芳村的青年参与活动。这次活动也有剑河县勾洞村的侗族青年参加。在两天的交流中，几个村寨的青年人分享了各自开展社区调查的故事和经验。同时也就青年人都很关心的“返乡”问题进行了讨论，分享了“返乡的生计来源”和“未来的想象”，让青年人在这样的互动中对“返乡”与村寨之间的联系有了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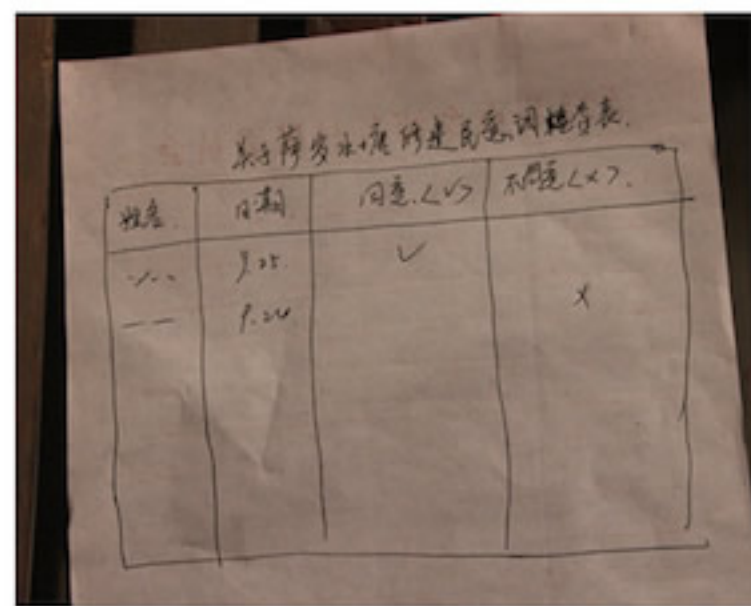
◎ 岜扒斗牛节交流

2014年9月1日，是岜扒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斗牛节”。这次由岜扒青年人作为主人，邀请龙额和流芳村的青年人到岜扒做客。在各村寨的传统节日期间组织交流是项目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希望青年人能够以一个放松的氛围下进行侗族传统交流方式的自主交流，建立并巩固青年人的交流网络，各村寨青年人的团队凝聚力也能够加强。交流中青年人对于村寨的现状也有所反思，龙额和流芳村都在讨论村寨传统的斗牛活动和其他习俗消失的原因。



◎流芳修建萨岁水塘

2014年11月9日，流芳青年团队组织村民来维修荒废已久的“萨岁水塘”。这是流芳青年通过“萨岁”文化的社区调查之后引发的行动。



对于流芳青年的这番行动，贵州乡土文化社的工作人员张传辉有感而发：



■ 文/张传辉（左二）

2012年3月的某一天，我坐在黎平到贵阳的客车到贵州乡土文化社参加应聘面试，途经一片田坝时看到一块大大的牌子立在马路边。车辆一闪即逝，上面写的具体内容看不清楚，但“流芳”这两字却牢牢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寨名让我对马路对面的这个侗寨充满无限遐想。面试后，加入文化社成为其中一员，也让我有机缘去遇见流芳的那些人那些事。

三个月之后，就有了第一次深入了解流芳的机会，当时我和同事带着机构的三位实习生去流芳做了一次田野调查。在那几天里，我们走访了村里的寨老、歌师、木匠，也认识了村里的许多青年人。用“许多”这个词是没错的，因为我在流芳看到的在地青年比很多村寨都要多。那些天都住吴会长家里，会长是流芳村有机农业协会的会长，也是

NGO圈里的名人，我在想会不会有很多人不知道会长的大名叫吴世先呢？记得那一次和吴会长聊到有机农业，聊到青年人。他说，流芳做了很多年的有机农业，但是青年人参与进来的并不多，大部分的中青年还是在外打工。有少部分懂得做古建的青年跟着工匠们在黔东南范围内打短工，这个季节是古建的淡季，所以还能看到一些青年在家。说到这里，在吴会长那俊朗的面孔里我看到了他的无奈。他又说到“我希望村里的青年都能留在家，有青年人在家，村寨才有活力”，可当我问他“怎样才能留住青年人在家”的时候，会长又一次无奈的说“也找不到好的办法”。



直到现在我都承认我的问题有点急或“刁钻”了，但是这确实是我当时很想听到一些反馈的。因为在我家乡龙额也和流芳一样，也是侗寨，现在的村寨也是空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外务工，劳动力的缺失使得大量田地荒芜、留守老人儿童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堪忧；掌握传统知识的青年人少之又少，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出现断代……同

时我也看到有一些已经回来的青年人和我当初返乡的状况是一样的，鼓足勇气回来后却很是茫然。家人期盼着自己的亲人能够留在家，村寨其实也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青人回来，但是大多数人却都要面对“回来能做什么”的现实。我希望面前这位和我父亲年纪相当的会长可以给我一些答案或建议，但是没有！



这次田野调查结交了吴会长的儿子吴健康，还有石庆刚、石运贵等几位朋友，因为都是八零后，也说着共同的语言，所以很容易就融到了一起，也就变成了朋友。其中有一天这伙青年人招呼着我们去山上搞野炊，我们很愉快的跟着去了，因为这会是一个了解和融入的机会。野炊的地方在流芳的水库旁边，水库其实不大，却是流芳的消防安全、洗菜洗衣服的重要水源。周围景色很美，水库边修了一座风雨桥供劳作的村民歇脚休息，闲聊的时候又说到了生计的问题，其中石运贵说，想要在家发展养殖业，水库可以养鸭子，山上可以养鸡。马上旁边的一位青年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水库是整个寨子

的生活用水的水源地，在水库养鸭子就破坏水源了。在山上养鸡还差不多，可以把山上的荒地都利用起来”。流芳小伙伴们热血澎湃的“创业计划”让我印象格外深刻，也特别留意着他们的动态，后来就陆陆续续听到流芳的小伙子在养鸡养鸭，组建文化传承兴趣小组的消息。

2013年1月，因为要协助社区伙伴（PCD）的广西实习生在贵州的拜访学习，我又一次到了流芳。和第一次到流芳不一样的是，现在的青年们个个都是“养殖户”了，吴健康拿了父亲的一万块钱和他姐夫石庆刚合伙在山上搞了个养鸡场。石运贵和石老小等四人也在水库里养起了鸭子，山上还养着走地鸡。因为几人都染着黄头发，还取名叫“潮男组合”。大家的定位其实都很明确的，生态小香鸡专供高端市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的鸡吃的都是有机大米，肯定要比市场上贵”。销售渠道除了本地市场，“潮男组合”还在建立网络销售平台。因为我不懂养殖，也不知道市场行情，所以不知道他们发展养殖业的前景如何，但是我对于“潮男组合”可以在水库养鸭子就有些意外了。后来到村里和一些村民和吴会长谈起这事，他说“水库的水不仅用做灌溉和消防，村民还用这水洗菜、洗衣服。几个青年在水库养鸭子确实会对水源有影响，有些村民也确实有怨言，但是这些青年要不就是谁家的侄子，要不就是谁家的兄弟，整个村寨就像一个大家庭，谁都不好太直接的说，更重要的是青年人在家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总比无所事事的好啊”。听到这番话，我顿时觉得既欣慰

又忧虑。欣慰的是流芳青年们的创业能够得到家人和村民的支持，忧虑的是如果是影响了村寨的正常生活，那这条创业的路会走多远。

这次走访印象很深的还有青年们的“文化传承兴趣小组”，因为外出学习而受到启发，流芳的青年们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开始去重新认识自己的村寨。小组的骨干成员是吴健康，和他聊起养鸡和兴趣小组的时候，他说“在湖南的阳烂侗寨看到一位老人很用心在写自己的村史，觉得很惭愧。我们这一代对村寨的历史了解太少，所以回来过后我们在家的青年就成立了这个小组。以前在家没事做觉得不仅家里人会讲，村里人也会说三道四。自己也觉得没出息，感觉很不舒服。现在我们创业家里人还是很支持的，留在家里的青年多了，要做什么事情也就容易一些”。走访期间广西实习生与流芳文化传承兴趣小组就在吴会长家举行了交流，来参加交流的不仅有年青人，还有村里的寨老和吴会长。谈话间，寨老们和吴会长时不时的替这伙年轻人或纠正或补充一些村寨信息，说到村寨的过去老人们神采奕奕。整个交流更像是一个村寨故事会，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祖辈在一起回忆他们的村庄。我在一边被感染着，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是长辈和后辈之间的对话，也是村寨过去和当下的对话。长辈更多的是缅怀，青年人却在这样的对话中增加了对家乡的了解，也增加了对家乡的认同。我在想，这种“认同”能不能成为青年人返乡和“留得住”的根本和动力呢？或者是这种“认同”的动力能有多大？我希望在流芳的这伙青年人身上可以知道一些答案。

在后来的两个月里，得知流芳文化传承



兴趣小组在村寨寻碑、学烧木炭，活动做的风风火火，在流芳甚至周边村寨都产生影响。同时也得知，青年们的创业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吴健康和姐夫养的小香鸡因为在山上放养，被不知道是谁家的狗咬死了许多。同时因为市场的冲击实在太太大，他们的小香鸡根本没有如他们的计划进到高端市场，所以他们的养鸡场最后亏了，吴健康和父亲拿的一万块钱也打了水漂。“潮男组合”虽然没有亏损，但养鸭对水库的水质受影响让村民抱怨不已，所以在把第一批鸭子卖了过后就没有继续了。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2013年的春节或许是个苦涩的春节。和健康在电话里聊，他说，这次创业失败打击很沉重，大部分的青年在春节后又出去打工赚钱了。亏损了父亲也没过多抱怨，而是和他们一起总结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技术问题，还是市场原因。最后，吴健康没有出去打工，但是也没有再创业。

2014年5月，文化社和社区伙伴（PCD）合作的一个关于青年人能力建设的项目启动，流芳是其中的一个项目点。5月5日，流芳村举行了一次“招龙迎萨”的祭祀活动。用寨老的话说要把流芳“后龙山”的龙和“萨岁”重新请回来庇护村寨。整个村寨都因为这个活动而动了起来，吴会长和儿子健康也各负其责，会长负责策划游行活动，而以健康为骨干的流芳文化传承兴趣小组要负责晚

上的文艺晚会，整个活动庄重的、热闹的、有序的结束了。那两天里发现村里的青年又多了起来，和一位青年石伟闲聊的时候，他说“我家去年遭受了火灾，加上村里还发生了一些大事，寨老们认为是保佑村寨的“萨岁”已经离开村寨了，所以就召集村寨来做这个活动。这么大了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村里的很多青年都回来参加了这个活动，除了热闹，也每个人都希望能有“萨岁”保佑得平平安安的。但是活动结束了，很多青年又得出去找钱了。”



第二天，我们邀请了村里的寨老、吴会长和青年，还有其他三个村寨的青年坐到一起来聊各自的村寨的现状、传统文化传承的想法等等。在交流会中，流芳的青年在和寨老讨论后，大家想要号召全村人来修复已经荒废已久的“萨岁水塘”。在随后的两三个月里，青年人跟妇女们收集关于“萨岁”的侗歌，去听老人讲关于“萨岁水塘”的故事，召集村民来开会讨论怎样修建水塘。参加了青年们的几次走访和会议，也感受到了青年们的热情和无力。青年人流动性太大，以健康为主的几个青年人感到力不从心。修建水塘不仅要人力，也需要财力，如何募集修建水塘的资金是青年们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青年说“想让村民来投工投劳大家都会愿意的，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村寨的传统，但是要村民出钱，村民是不会信任我们的”。在一旁的我仔细琢磨也觉得不难理解，在侗族的传统社会组织机构里，青年人的作用和社会功能还不足以能组织一个公共事务。所以我很钦佩流芳的这几位青年人的勇气，也在期待着大家要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困难。在一旁的吴会长默默的注视着讨论得热火朝天的青年们，和很多时候一样，虽然话不多但是每一句却很有力量“水塘是很有必要修复了，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流芳的故事，而且水塘也有消防的作用”，“你们可以先去做一下民意调查嘛”。我知道在吴会长那里还有社区伙伴（PCD）支持青年人行动的一笔经费，如果要拿来修建水塘是足够的，但是吴会长却没有任何表示。或许他在观望，也在期待他儿子、这伙青年是怎样克服眼前的这些困难吧？我想是的！

这是迄今为止我在流芳遇见的故事，是相互磨合包容和陪伴的“家事”。同样作为一名青年人，在流芳遇见的这些故事也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回过头来看问吴会长的那个问题或许已经有了一些答案。青年人返乡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返乡”，记得一位老师说过“返乡的心态很重要，如果返乡只是为了创业赚钱那还不如进城打工”，这话虽然尖锐但是也在提醒着我们不能只拿经济收入来作为衡量返乡价值的唯一标准。许多人在关注青年人成长，我觉得青年人成长就像是种树，家庭、村寨、信仰价值感是青年人成长的土壤，耐心的把根扎稳才能获取土壤的养分，才能枝繁叶茂结出果实。家庭和村寨也需要给予青年人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这片土壤里的根密了，“水土流失”少了，树苗就能变成森林！



◎龙额第二次工作坊

2014年5月在流芳村的第一次交流后，流芳、龙额和岜扒的青年人各自设计了为期六个月的社区调查计划，至2014年12月已全部完成。在我们的跟进中，也了解到各村寨青年人对于返乡的生计改善都有困惑。2015年1月，我们组织龙额、流芳和岜扒的青年人在龙额举行工作坊，对第一次社区调查进行梳理总结。交流青年人返乡创业经验、政策背景下青年人返乡的挑战和机会分析并探讨社区调查与生计改善之间的联系。协助村寨青年人设计第二次社区调查计划并以此巩固青年人的交流学习网络。

第一次社区调查总结

龙额姚仕健：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做收集“河歌”的社区调查呢？我们看到村寨的传统文化正在日趋消失，我们的“根”在何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相聚在此，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根还在。那我们的“根”具体在哪呢？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侗族是一个“歌”的民族，歌声里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日常的生活琐事，有我们对生活的体会和感悟，侗族是没有文字的，我们的这些生活经验和感情都靠“侗歌”来表达，所以“侗歌”是我们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我们村寨“依山而建，靠水为生”侗歌是我们侗族同胞在河边打鱼、洗衣时所唱的歌所以也称为“河歌”，但我们发现“河歌”传承人的困难现状限制了侗歌的传承与发展，这些困难包括：会唱“河歌”的人越来越少，愿意唱“河歌”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年青人不愿意去学习“河歌”而更多的倾向于现在的流行音乐，所以导致“河歌”的延续接近断承。村寨年青人是村寨的希望，年青人是村寨发展的主力军，年青人在认识河歌只是单纯的听河的音律和旋律，而对河歌的了解比较单一。



我们和所熟识的人特别是村寨中经历丰富的老人打听了解到现在村寨里“河歌”的歌师有哪些，数量有多少，居住在什么地方；收集到“河歌”歌师传承人的信息之后小组成员去歌师家里进行拜访，邀请歌师们唱“河歌”并用录像、录音和拍照的方式现场记录；第三，对所收集得到的“河歌”进行分类整理、存档。第四，把所收集到的整理过后的“河歌”与村民分享，同时反馈给“河歌”歌师。

在收集“河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各年龄段妇女都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活动过程中，会唱“河歌”的人群里大部分是女性，而男人比较少，参与活动的人也相对较少，据我们的了解“河歌”原来也有男生唱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我们还需要去了解。

通过这样的社区调查，我们对“河歌”的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通过“河歌”歌词的内容了解到很多村寨历史文化、河歌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河歌收集”的重要性。因为前期我们对河歌了解并不多，导致一些调查做得不够细致，会影响到后期的整理。收集过程缺乏深度，没有抓到歌师那种骨子里对歌的热爱，侧重于“歌”而忽略了“唱歌”的故事。在收集对象上不够广泛，这是我们在未来的行动中需要注意的和思考的。

岜扒范志秋：

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作为村寨的年青人，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为我们的文化负责，村寨文化正遭受现代文化的冲击，村寨文化正在淹没。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青年人组织在一起，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团队，叫做“岜扒爱心公益团队”，想通过收集村寨“老照片”活动来团结一切力量包括：大学生、老师、返乡青年和爱心人士等，深度挖掘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使年青一代有机会去了解上一代或上几代侗族人的生活，促进村寨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也是对村寨一个集体回忆，团结青年的力量，使村寨的建设更加积极。



我们在收集“老照片”的过程中借鉴龙额团队收集老照片活动的经验，同时在七夕节开展活动，当天组织的还有侗戏表演、拔河比赛及篮球赛等活动，在我们的动员下，全村男女老少也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促进了村寨的交流和沟通。在行动中经历了三个阶段：误解——观察——接受，村寨村民对我们的行动一开始是一种不解或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解，

不知道这群年青小伙子是要做什么，还有些村民甚至还以为我们是进了传销组织，所以对他们不信任同时敬而远之，但经过我们工作的持续开展，村寨里的人特别是老人家他们渐渐知道到了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不断在做，他们不断在观察，后来渐渐了解到我们在村寨文化的事，收集那些老照片是为了解村寨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促进村寨的交流，最后才真正接受我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进了传销组织，所以对他们不信任同时敬而远之，但经过我们工作的持续开展，村寨里的人特别是老人家他们渐渐知道到了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不断在做，他们不断在观察，后来渐渐了解到我们在村寨文化的事，收集那些老照片是为了解村寨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促进村寨的交流，最后才真正接受我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流芳石庆艳：

“萨岁”是保佑侗族的神，对侗族而言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从小我们学习侗歌，歌词里有很多与萨岁有关的故事，父母也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萨岁的故事，过去萨坛旁边有个水塘，传说是“萨岁”洗菜洗衣服的地方，但是现在水塘荒废了。这两年村里面出了火灾等不祥的事情，村里老人家说“萨岁”的水塘没



我们持有怀疑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我们团队组织了一次村寨分享活动，展出村寨老照片和团队历程，也放映收集到的关于“萨岁”的侗歌，想要唤醒村民对自己文化、传说的回忆。然后再邀请寨老聚在一起讨论是不是应该重新维修荒废了的水塘，最终大家达成一致决定要重修。水塘的维修可以说是村寨老人信仰的崇拜，它更想年青时的一个梦，而在今天，跨越了时间有机会把这个梦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老人们得到了欣慰。我们也通过这次活动更加了解我们本民族的信仰和文化的博大精深。由于活动团队成员比较年青，对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刻，所以我们也多花了一些时间放在故事收集上了。

■ 青年人分享返乡的挑战和机遇

岂扒石国英

生计可能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问题。再次，我发现我们很多青年是很有激情的但却没有足够的经验。我们还担心的返乡后村民的看法，大家会觉得年青人呆在家里是不务正业的表现，不能够在外挣到钱的青年人可能会受到村民的蔑视，认为是没什么出息。解决这些困难首先可能应该多思考，寻找解决途径，同时要有坚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即使遇到了挫折都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过份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坚持和相信自己的选择；其次要多参加创业、就业等方面的培训，只有自己懂得的更多了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没有了水，我们的萨岁就回龙额去了，因为“萨岁”是从龙额的六甲请来的。所以今年村里就做了“迎萨”的仪式重新把“萨岁”请回来，保护我们村寨。这些故事让我们有很多思考，既然水塘对我们那么重要那为什么不保护好呢。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萨岁故事收集”的社区调查活动。

刚开始村寨老人们并不理解这些年青人是做什么的，对

宰荡杨正云

我们组在讨论返乡所遇到的困难时，发现问题真的很多，而且很不好解决，例如怎样才能对接外部资源？返乡条件是否具备还只是我们的个人激情？如何将民族文化与生计发展结合起来，传统的食品市场化后销售渠道问题如何解决？面对市场的竞争和冲击我们是否具备抗风险的能力？如何应对村民的质疑和不解等。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觉得针对于返乡创业的资金来源可以采用集体集资或银行代款的方式解决创业资金问题。对于村民的质疑或不理解，从根本上来讲沟通是关键。村民之所以会对我们的行动产生质疑原因有二：第一，他们对我们所将要做的事了解不够充足，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村寨未来的发展而并不是个人的私利；第二，我们在活动开展前同村民的沟通不到位，交流不够深入，意思表达不够明确，所以造成村民的误解或质疑。所以无论是在以后将要做的活动还是自己的返乡创业过程中，把握好以上两点之后应该会取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对我们侗族青年而言，更需要的是取得多方面多渠道的学习机会，才能更全面地考虑问题。我们好的侗族产品如何推向市场，在现在的网络社会，网络推广和宣传还是必不可少的。



岂扒范志秋

我们小组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如果返乡创业的话可能会遇到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生计收入问题；2、有想法，缺少平台；3、缺少社会关注渠道；4、思想不同，缺少支持与配合；5、地域限制；

面对生计和收入问题，我们想到的是开展家乡的特色产品和艺术品等，把家乡的这种特色产品市场化来提高收入改善生计，例如流芳的有机米，龙额的



油茶和我们侗族的米酒。其次就是有想法，却缺少实现的平台，比如我们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我们的很多食品都是村民自己种的，绿色、自然、有机，再加上我们侗族特殊的制作方式应该会对前来观光的产生吸引力。再次通过发展养殖业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有大片的森林，可以考

油茶和我们侗族的米酒。其次就是有想法，却缺少实现的平台，比如我们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和农家乐，我们的很多食品都是村民自己种的，绿色、自然、有机，再加上我们侗族特殊的制作方式应该会对前来观光的产生吸引力。再次通过发展养殖业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有大片的森林，可以考虑林下养殖，如养鸡、养鸭等。这三点都可以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生态旅游——农家乐——养殖业”三位一体的经营方式，即解决了村民的生计问题同时也能对我们的民族文化起来保护和宣传的作用。我们的村寨发展不起来，我们很多很好食品走不出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少社会的关注，如果媒体大众能更我们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的话，我们的发展可能就会更容易一点，所以我们也更充分地利用能获得的资源。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与村寨的沟通与交流，让思想与时

流芳石荣华

我们小组在讨论过后发现，青年人返乡中所遇到的困难包括以下：

1、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个问题其实是重要的问题，说实话其实如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话不管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但你总还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最怕的就是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有明确的目标，整天空坐着时间浪费了却一事无成。

2、收入和生计问题，虽然之前已经谈了很多，但这个问题却是最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之后就很难作其它的工作。

3、返乡创业想法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让人觉得为难的就是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能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因为创业最难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投入了很多资金、时间和精力，但这个投入不可能马上有回报，甚至当创业的前期遇到资金等问题时，家人很可能是不支持自己的。

4、创业技术知识的支持，现在的创业不在像过去，只要自己肯努力多辛苦点就可以把事情做成了，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和知识的支持的话其实是很难成功的，即使能勉强运作下去，但以后的发展也不会太乐观，所以相应的技术和知识也是创业是要考虑的因素，考虑自己具不具备这些条件。

5、创业环境因素影响，需要充分考虑市场的特色和客观环境，尊重客观现实与能脚踏实地，也最有可能把真正做好事情。

6、文化学历限制，这是只自个人原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其实视野和眼兴是不够的，所以要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交流，只有自己进步了才能更好地做好事情。



龙额姚生云

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首先是经济困难，我们之所以远离家乡去外面的大城市打工，很多时候并不是就说对外面的大城市生活充满向往，而是因为在家里面没有收入，传统的靠土地种植的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生计的需要，迫不得已所以才出去打工。其次就是人缘问题：现在村寨几乎是空的，年青人大部分在外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到村寨来，留下的是村中的老人、妇女和上学的孩子，所以有什么事情，一是没有商量的人，而是即使事情决定要做了也没有足够的人来行动。没有人，什么事都做不成，为了生计问题必须要外出打工，所以人的问题同样是生计问题。再次，技术问题，现在的发展需要技术的支持，但不管技术有多发达，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靠自己，还有可能就是需要外界的帮助。最后，家庭不理解，家庭问题还是生计问题，你自己一天到晚在外忙碌但没有任何收入的话家人很难理解，所以只有在解决了生计问题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事情才能得到家人的认同和理解。



■ 青年人分享返乡经历

流芳石庆刚



我算是返乡时间较早的，2007年返乡，家里面比较反对，压力比较大。2008年在山上养鸡，2008-2009养鸡失败，养的鸡卖往贵阳。但是由于资金不到位，我们不能扩大生产，市场每天要十只鸡，我们养的鸡不能供应市场，于是我们就去黎平县到处收鸡，但还是供应不上市场。于是我们就把工厂里生产的饲料鸡买回来，充当土鸡卖给市场。被买家发现后，我们的市场就断了。2009年同时也是在养猪，但猪吃太多，而且但是我一天到晚都没在家，养猪的事一直是老婆在操办，一个人养这么多猪实在太累2010年集体出去做木工。2012来又重新开始养鸡，我们这次养的鸡比较少，成本一合算下来，发现没什么赚头，所以也没养了2013年一直在反思，什么都没有做还有一些年青人养了鸭，觉得鸭吃得太多，养不了，于是改行又养鸡，又没成功，所以也没有继续养了。2014年，我开始代理黎平县的快递业务。现在老丈人还提议养鸡，因为他之前养过鸡，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果养鸡的成活率有百分之七十的话，那养起来就会比较合算，现在的鸡价其实也还不错，所以我现在还在重新考虑今后要不要重新养鸡。

加所杨秀宏

2003年因为家庭困难，辍学回家去广东打工，当时在广东打零工一个半月的时间挣了200多元钱，觉得当时能吃饱肚子，能有个地方睡就很不错了，还能拿到200多元钱的工资时已经非常兴奋了。2007年回家参加高考，回到家后就一直在关注非物质文化方面。思考了怎么样谋生。农村谋生的方式比较少，这种状况和交通等因素有关。也关注了其它返乡青年发展的情况，失败的原因分析。2009年我组织了一个年轻人歌队。有3个歌师，还有民大的老师过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在我组织侗族大歌传承的过程中，我在思考为什么农村发展得慢，因为缺少知识，教育，外地的老师过来教师，一个学期就走了，教师队伍缺少，教师文化程度也不高，我作为侗寨的年轻人，我也是大学生，我就去支教了，当时我支教的时候没有工资，都是贷款去生存的。我不在乎太多的物质回报，这是支持我做事情的动力。我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让外界更多的关注我们。

做这么多事情，其实我感觉很无奈，我个人还是单身，因为一个做公益的人，我没有收入，如果我要对妻子孩子负责，但是我没有能力给他们一定物质生活，所以害怕娶妻生子，我以后打算调整公益的方向，希望能够赚一点钱，在公益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样才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不然很难长久。我希望能够做家乡文化的一些方面，希望能够有一些社会方面的人士来帮助我们。



岜扒石文龙

我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是2007年，在从江县开了一个餐馆。当时客源比较少，餐馆开了两三个月。一天只能赚几十块钱，我就把餐馆转给别人了，我就回家了跟着我爸干农活。当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现在的路比较好，我当时就想养鸭养鸡什么的，我养300多只鸡，很多都被野猫，野兽叼走了。养下来只剩九十只，感觉不好赚钱，那些来收鸡的人给的钱少，于是我就不做了。

我现在在家帮村民修理摩托车、农机，我们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家干活。老人上山机器遇到故障的话很麻烦，没有年轻人在家搞不定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帮他们修机器，方便村民。我家还有瓦厂，是那种手工制作的瓦厂，希望大家能够帮我推广一下。

龙额张传高

我的返乡要从2010年说起。2010年我们村的一伙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团队，叫做“龙额侗寨公益团队”，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只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我们做的是助学公益。2006年龙额就有了一个网络论坛叫“龙额风情网”，2009年底我们在论坛上发起了第一个公益旅游活动。在2010年到2012年这个期间我们是在做助学公益，期间也做一对一的帮扶、建学校和操场等。



第二件事情，我们做的是文化记录。文化记录是在2013年开始，我也因为这个事情返乡，我们团队做文化记录的时候缺少人手，然后他们就让我回家一起做；另外一个原因与价值观有关，落叶归根，我们应该在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有资源有能力的时候来为家乡做一些事情。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收入问题。关于生

计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一直都饿着肚子做公益，我们要把生计和公益结合起来。2014年5月份之后我成立了侗品文化科技公司，主要业务是网站的设计与制作、电子商务，也就是淘宝卖东西，比如茶油，香糯米等等都是龙额当地有名的东西。我们卖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有它后面的文化。我们拍了纪录片《侗寨茶情》，主要讲述侗寨的油茶的制作过程，这部片子还获得了奖，而拍这个片子不仅仅是记录还有宣传的作用。

第三件事：文化记录、公益、生计三者的结合。2014年我们是将公益、生计和文化记录结合起来做。我们团队做了一个侗品主题客栈，我们的主题是一个房间一个村寨一个文化。每个房间都有一些村寨的照片、文化资料，而让大家得以了解。这些文化需要我们去发现和记录，这三者并不矛盾的，它们是相互有联系的，并没有脱离开来。除了客栈，我们的网店也会做义卖的活动。盈利的5%会返还到团队开展公益活动。三者结合起来，可以稍微回应我们的生计需求，公益为我们积累了口碑，团队也可以自我造血。

■吉家钦分析返乡创业

吉家钦老师

我们谈“返乡”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返乡”？其次我们怎样和社区建立关系？返乡能做什么？返乡对我而言有什么机会？社会有什么条件有利于我们返乡？从返乡创业的四个案例来看，很难用结果失败或成功来判断。大家今天做的事情，也都是有某种精神支撑大家做的。但是人能够留下来是需要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结合的。物质追求比较难，在现在的大背景下，宏观背景下，客观的事实，我们从农业中很难获得一定的财富，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要去打工的原因。在家乡，我们很纠结，虽然我们在家乡生活成本比较低，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压力有一点缓冲。我们的生产方式没有市场化，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市场化的。这是我们在农村生活纠结的原因之一。



宏观背景下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进行分析后会发现,这种农村贫困是“制度”的结果,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现在会看到农村人进不了城,也返不了乡。我们在城市生存不下去,我们在农村也生存不下去。我们的第一代打工者,打工是副业,农业才是主要,他们的逻辑还是要返乡的,他们是想赚了钱然后返乡发展,所以第一代打工者是能够很好的融入村庄的。我们的农村第二代打工者是对农村没有什么感情的,他们的社会化不是在农村完成的,而是在城市完成的,他们的生活是慢慢城市化的,他们回到农村是不愿意务农的,他们这个时候是回不了乡的,但是他们又无法在城市生活,城市生活成本是很高的。

最近的2-3年有一个返乡潮,一些年轻人开始思考我们的生活。但是年轻人融不进村庄,就很难维持下去,所以返乡需要从多方面去思考。首先是心态问题,我们的心态和家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抱着回家能赚多少钱的心态,这样是留不下来的。第二,返乡可以做什么需要因地制宜,传统生计和本地文化结合。第三,我们的创业要和社

区发生关系,和家庭发生关系。青年人返乡后,需要处理好和社区的关系,我们的发展离不开社区。第四,我们需要人力资源的整合。我们要有一个团体,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做一个事情,是人加物,是自然资源加文化资源。农村的青年人需要联合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更有竞争力,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 第二次社区调查计划



流芳团队：农耕文化记录

通过对有机米生产过程的记录透露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认识到最淳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从而发掘一直存在但不被我们所发现的文化。让我们的有机米带上故事和文化背景,使其更具吸引力。记录耕耘(牛耕、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泡种——播种——插秧——除草(鸭子、害虫、鱼的生态系统——反应原生态自然生态系统)——开田(邀请人们一起到田里吃烧鱼——反应人们生活的乐趣以及了解到当地的风俗习惯,代表着人们的淳朴感情)——收割——晾晒——打米——



一食用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能够体现侗族的乡村生活,发掘我们并不了解的农耕文化并体现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把这个过程拍成纪录片,需要与其他村寨的青年多交流学习这方面的经验。



宰荡团队：侗歌侗戏收集

我们侗族人以侗歌侗戏进行情感交流,以前侗戏在我们宰荡很受欢迎,但是青年人外出,导致了侗戏发展困难。现在附近村寨邀请我们去唱戏,但是他们发现很多侗戏都忘了。马上就是春节了,很多人都回家来了。我们要在这段时间进行侗戏的搜集,侗戏,侗歌,情歌翻译成侗文,整理成一本书出来。我们村寨大部分都会侗文,大家拿到书就可以学了。

岜扒团队：深入收集老照片

团队刚刚建立,我们需要加强团队建设。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为了民族文化遗产,也想利用我们的资源为我们创造一些机遇。下阶段的计划是深入的收集老照片,团队与村干和寨老都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们。我们要发动在过年期间回家来的青年人进行募捐,组织春节活动,在活动中举行村寨分享。我们要多跟老人学习,了



解村寨的文化历史,让我们的老照片体现更多的历史意义。同时结合年轻人的力量,进行募捐来进行助学。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村寨的生活更好。

加所团队：牛腿情歌记录

现在外界对侗族大歌的关注很多,反而忽略了其他的传统文化。比如牛腿情歌在侗寨已经到了失传的状态。在加所只有四十多岁以上的人才会唱,会拉牛腿情歌的人也比较少,叙事歌在侗寨也不受重视。叙事歌是侗寨人以故事的形式说和唱,有牛腿琴作为配乐的歌曲。有教人勤奋的,有尊老爱幼



的，有侗族风俗，禁忌的等等。计划对牛腿情歌进行挖掘记录，让青年人知道歌曲背后的教育意义。在记录的过程中组建青年人团队。

龙额团队：全家福

家有大家和小家。大家是村寨和社区，小家就是核心家庭。家是社会最小的单位，现在农村大多都是空巢或留守家庭，只有老人和小孩。家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缺乏沟通和交流，但是他们出现了障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计划在春节期间做一个全家福的影像收集和展示的一个活动。家有责任的



意义，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家承担责任。在家庭里，人与人的沟通，靠的是亲情，亲情与血缘这一块是家的生物属性，情感的交流和沟通是家的社会属性。现在的家庭里面

的面对面的情感沟通时间仅仅只有春节返乡的十五天，缺失家庭应该有的氛围和幸福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引起社会和家庭心灵上和思想上的共鸣，对整个当今家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引起思考。在未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亲情与亲情之间的交流沟通会更加通畅。

一个故事来换一张全家福，我们不希望村民拿了一张照片就完事了。用故事来交换照片的方式是希望村民主动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这些全家福和故事会丰富我们的乡村影像资料库。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些照片和故事会很打动人。

■ 龙额之行观感

文/聂尧

项目志愿者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专业

在工作坊的第一天上午，看到加所、宰荡、岂扒、流芳、龙额的青年人坐在一起，介绍自己做过的事情。工作坊现场大家围坐在炭火边，岂扒的青年人还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现场洋溢着满满的自豪和自信让人印象深刻。

我看到这些青年人带着对自己家乡的情感坐在一起，而且很愿意做事情，但也有着不少的困惑。诚然在返乡中最首当其冲的问



聂尧（中间）

题是生计，但是我还是觉得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还是给这群青年人撑开了一个不小的空间，帮助他们重新认识社区，也重新被社区接纳。重新认识社区不在于文化纪录的多少，而是在于青年人能够更全面的看到社区里所存在的精神和底蕴，寻找到归属感和主人翁的意识。全面的认识到社区，也让青年人看到不同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反过来能够帮助他们留在社区维持和创造生计。

吉老师所讲述的中国三农的大背景，很直白也很让人无奈。对农业及其农业从业者的剥削，造就农村社区的空心化，还有价值取向的改变。这在之前的农村社区项目中也有提到如是背景，也正是意识到这些，之前的有关在地青年人项目才有了实施的必要。

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一群愿意去做事情的人，他们有感于龙额青年所作的事情，也渐渐以他们作为前进的一个榜样，在龙额青年人讲述他们团队故事的时候，能看得出大家认真在听。在团队前期的组建，到团队组建后的做事。

也与龙额的青年张传高、姚仕建、姚仕秀聊再到后来价值提升并寻求生计的结合，不

同的村寨都处在不同的阶段。

也与龙额的青年张传高、姚仕建、姚仕秀聊了天。聊起与文化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雀鸟的重走迁徙路里组织的寻根之旅。再者就是参与云南的乡村之眼影像展。龙额的团队在之前就已经在做助学行动，遇到文化，是因为由外来人的刺激，有感于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不了解，也有了文化社活动的契机，对于文化纪录的决心和行动就此展开。

对照之前的青年人项目，可以看出之前的在地青年觉醒抑或想要促进在地青年觉醒，与龙额青年的案例相比较，是自觉性和自主性的区别。在青年人真正遇到这样的挫折和困难时再有行动支持，这样的成长进程更深刻。这也是之前在地青年项目中小额基金在最后阶段缺少了监管就不了了之的原因。再之前与几位在地青年的深度访谈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生计是他们最关注的。有关文化的纪录和行动也要建立在温饱解决之后。

我觉得侗青在尝试，尝试返乡青年如何回到家乡，如何寻求生计的模式和经验。这是让青年人真实地站在社会里，直面现实地问题和困境，寻求解决和途径的事情。



◎龙额全家福活动

2015年春节，龙额侗寨公益团队的青年人在村寨开展了“为您拍全家福”活动。为53个家庭拍摄了全家福，送出246张照片。青年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制作成《全家福》纪录片。



◎ 岜扒春节活动分享

春节期间岜扒青年团队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的反响很大，让团队成员信心大增。团队计划在三八妇女节期间组织“春节活动村寨分享”活动，发放春节活动光盘、老照片展览、团队历程展示等活动让村民更加了解并认同岜扒青年团队，并邀请了流芳村和宰荡村的青年人参加这次活动。

青年人通过交流意识到村寨反馈不仅能收集村民的意见反馈，也是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积累，不仅团队成员有认同，村民对团队也有所认同，价值感和自豪感是团队发展内在的力量。以村寨分享的方式不断的和村民互动，才能建立紧密的关系；青年人团队之间要以这样互相交流，互相借鉴适合的经验，才能组建更完善的团队。



■ 各村青年感想

宰荡罗康平：

岜扒团队越来越成熟，这次活动很成功。宰荡团队刚组建，有幸能参加这次活动，让我们学习到经验。以后我们多互动交流，互相借鉴经验。我们下一步想法也要做好春节活动记录的村寨分享。

流芳吴健康：

岜扒村民多才多艺，佩服团队活动安排有序，村民积极参与也很团结，现场秩序很好。岜扒团队成员前期工作宣传到位，值得我们学习。



岜扒范志秋：

看到团队成员为共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我知足了。像流芳三位大嫂与我们母亲年龄差不多都还参与我们的活动，难道作为我们青年人没有责任为我们村寨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吗？一大早就有村民到家里来拿光盘，说我们这样做村民都称赞，要邀请宰荡、流芳及大家去吃饭，这就是村民对我们团队的认可。之前大家收集的老照片活动及在长廊展了一次，大部分村民是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可能不太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情意义，所以想在三八节人多时再做这次村寨分享，也就是让村民更清晰的了解我们团队目的，我个人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是有价值的，我更加有信心为村寨做更多更有意义之事。





◎宰荡春节活动村寨分享

宰荡青年团队受岜扒团队的启发，在2015年3月28日在村寨举行了村寨分享活动。组织了侗歌表演、拔河、图片展等活动，并将春节期间记录的视频制作成光盘赠送给村民。



◎影像记录交流会

2015年6月27日，龙额青年团队举行“全家福”活动的村寨分享活动。以图片展和放映会的形式进行，并赠送《全家福》纪录片光盘。项目组观察到几个村寨的青年人都尝试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村寨的文化，都积累了影像记录的经验，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于是借龙额团队举行村寨分享的机会，组织影像记录经验交流会。邀请到从江县岜扒村、榕江县加所村和广西南丹县的青年人参加。



就影像记录的经验，大家总结到：

(1) 影像记录比较直观、清晰、完整、承前启后、感染力强、便于内外传播、易保存。

(2) 对内传播：能凝聚村民有归宿感、促进和谐、听到不同人的声音、影响力大、引发村民关注自己的文化并主动加入参与文化保护工作；对外传播：通过讨论会、网络、媒体传播，激发其他村寨意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并有意愿去保护；通过专业人士的评价与建议提高自己的能力；得到外界更多人士的认可及支持，从而增强团队的自信心。

对于如何做好传播和分享，大家的经验是：

团队内部、团队与村民之间需要有互动，利用活动向村民以多样化方式宣传，如广播通知、海报、群众口传等；利用村寨传统节日进行放映和互动，收集观众意见，分享后团队内部要总结，作为下次活动的参考意见；影像制作要吸引大家关注，发放给村民让传播范围更广。多参与外界的交流及分享，借鉴经验收集更多人群的意见，提高自身的能力；网络传播比较直接便利，传播效果好。



◎宰荡吃新节交流

2015年8月20日，榕江县宰荡村传统节日“吃新节”。宰荡青年团队邀请到龙额青年团队前来做客。这次活动以侗族传统交流方式进行，有龙额村的妇女代表一同参加。



◎岜扒第三次工作坊（总结交流会）

2015年9月18日，在岜扒村举行项目总结交流会。回顾梳理自2014年4月项目开展以来各村寨青年人社区调查的行动，总结社区调查的经验；收集青年人对个人、团队发展和未来行动的设想。



■ 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村寨和个人发展的设想

宰荡罗兵利

村寨能有可持续发展，第一以侗歌、侗戏为主体，通过成书来流传。我们作为家乡的一员也不知道侗歌的历史，再者是寻根和记录侗衣，在卫生方面也加强；第二是民族精神不可丢，通过学习交流，传承精神文化。



龙额龙乾

一、创建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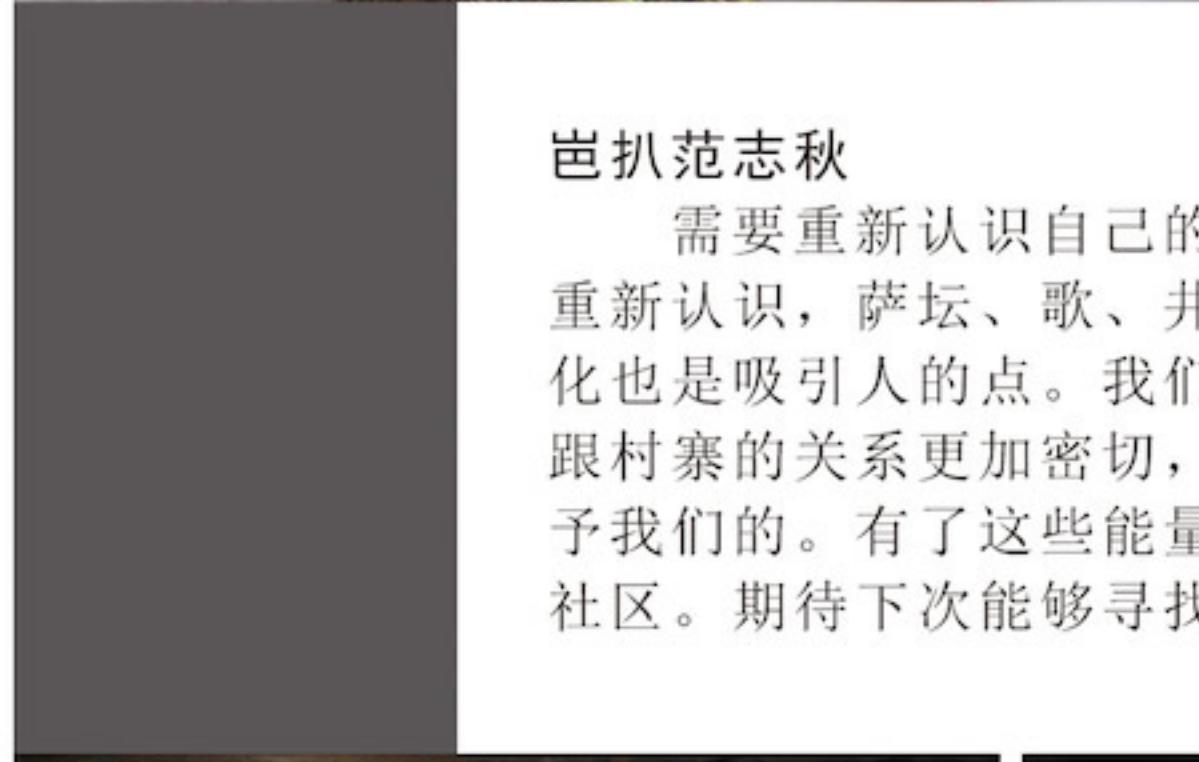
1. 让体验者有一个清晰概念，如怎么理解传统文化
2. 成立当地亲子团共同参与体验（家庭式）
3. 学子怎样对外传播当地存有价值（文化、自然资源）

二、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自信就是不断地做事情产生）

1. 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看着是有价值的产业链
2. 去了解传统文化的细节
3. 深入民族工艺的进化史，清晰文化的主题拓展的方向与思路

三、能够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民族传统文化

1. 秉承祖先传下来的“财富”不变更
2. 深入传统文化的精髓（非常重要的东西）



流芳石家胜

乡村体验游或许可以成为青年人生计来源之一，可以自我造血也能维持公益。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后，才可以做好公益。流芳做的事，村寨很多人都认可。以后，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们还能继续做公益吗？这些值得思考。村寨的历史、侗歌等传统文化需要让孩子了解、学习，才能传承。我们做好了“萨岁”水塘，我们还计划维修萨坛，因为这些对我们很重要。就算没有外界的帮忙，我们也要做。如果能争取到外界的资源，我们可以少走些弯路。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学到了很多。每个村寨都说留守儿童很多，为什么多？如果青年人在村寨有自己的生计，又可以做生计又可以做公益，留守儿童就会减少，村寨也会更加有活力。

岜扒范志秋

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村寨，我们还不够认识它。我们需要做记录去重新认识，萨坛、歌、井、古桥、古树等。如果我们做体验游，这些文化也是吸引人的点。我们参加了很多交流，这次给我的收获很大。我们跟村寨的关系更加密切，村寨的老人愿意给我们输送能量，这是村寨给予我们的。有了这些能量，我们才能服务这个团队，团队才能服务这个社区。期待下次能够寻找到更多外出学习交流的机会。





后记

◎2014年暑期实习生小陈的总结回顾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已经与贵州分别一年多了。现在以初学者的身份正式叩击人类学这一专业的大门，才慢慢感受到当时在贵州经历的种种对我现在学习生活的珍贵意义。

我本也是农村人，虽然生长在北方，但是外婆家在贵州黔南，所以当时跟随文化社的同事去到黔东南的村寨里走访工作，感觉也像是回外婆家。看到年轻人，就觉得是兄弟姐妹，见到中老年人，就感觉像舅爷舅娘。我就像是个话少的远房亲戚，跟着主人家的人们东走西走，满怀着好奇心看这看那。我觉得，听他们讲村里的小故事、唱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像一位老师，他们能教我的，是我在学校永远都学不到的东西。所以，我又像个一无所知的学生，跟着老师们认识这认识那。两个月下来，我收获了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品质——谦逊。这种谦逊不是那种别人夸你“成绩很好”，你低下头腼腆地说“哪里哪里”那种谦逊，而是人家讲给你的故事，唱给你的歌，指给你的风景，你都是带着尊敬乃至虔诚的心情去听去看。这种品质让我有机会了解人家想呈现给我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的主观想象应是套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和那些人们，更不敢用自己不成熟的“三观”去对人家评判和指摘。我感谢这次经历带给我的训练，让我能更贴近我所追寻的东西。

同时，这两个月的见闻给我现在的专业学习积累大量的素材。当地的人

们如何耕作、如何饮食、如何歌唱、如何庆祝节日，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村寨社区的关系、村寨与村寨的关系，时间只有两个月，我当然不可能看到全貌。可是那些所见所闻得来的记忆碎片，都是鲜活的实例，它们会在现在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地涌现出来，帮助我消化和理解新接收到的理论性很强的信息。而且，它们对现在的我来说又像一本珍贵的地址名录，让我心中比较清楚感兴趣某方面问题的时候该朝着哪个方向探寻，甚至能大概了解到一点点在哪一村、哪一寨里生活着怎样的老师傅。虽然都是一点点，但却让我感觉受益无穷。

此外，这种在专业学习之前的田野经历，当时虽然并没有专业目标，但是却给现在的学习刷了一层底色。它仿佛模模糊糊地向我传达着一种理念，我学习人类学最终目的也许不一定是人类学本身。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乡村建设，比较活跃的是一些建筑景观领域的设计师们。他们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从都市走向乡村，期许着能够一展身手，通过自己勾勒的图纸，为村民提供更优质的生活空间。还有些其他领域的艺术家，玩腻了西方的流派，厌倦了都市的生活，华丽转身走向乡村，体验生活，或多或少地卷入当地的乡村建设。但参与的人多了，就很难区分他们到底是为了谁而来的。单是我的微信朋友圈就不止一次被一些艺术家自以为成功的“乡村实践”刷过屏，然而是否真的成功，短期内真的不太好说。集结了大量社会人文学科人才的非政府组织们，以及其他一些田野工作者们，有时候追根求底挖得太深，走得太远，又面临着浪漫的艺术可能不会面临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千万不能太看重个人的实现，或许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应用人类学的方法为乡村建设提供哪怕一点点有益的贡献，都远比为了一点点个人的成绩而沾沾自喜要荣耀得多。

总之，感谢贵州乡土文化社提供的实习机会，感谢当时带我走村串寨、带我参与撰文、办展的各位同事，尤其感谢“侗青”项目的传辉哥和杨慧姐，他们真的像兄长姐姐带小弟一般教我说侗话、唱侗歌，带我见其他的村民兄弟姐妹和热心的寨老。近来我又在很密集地享受着侗家人的传统音乐，这些古老的旋律总激起我莫名的冲动——虽是个“外人”，却也总想着自己也投身于侗歌传承的进程中去。所以，大概我是想贵州了。

◎写给侗青项目

■文/詹炜 社区伙伴工作人员



总想要写点文字，总结走过侗青项目这一年半载的点点滴滴，却一直抽不出时间，不是因为其他工作的牵制，就是因为个人琐事分了心，导致计划一拖再拖。伙伴都催促了好几次，再不交稿就榜上无名啦！

侗青项目启动的时间跟我入职社区伙伴（PCD）的时间是同步的，我2014年5月入职，项目4月份启动，几乎是我一进机构，就接手了这个项目。刚开始还真不知道这项目要做什么，只了解会跟侗族年轻人打交道，但侗族青年人在想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心里没谱。好在项目合作伙伴是老朋友，社区工作经验丰富且本身就是侗族青年，有这样妥妥的伙伴，还担心什么呢，边做边学嘛！

于是乎，有伙伴的地方就有了我，跟伙伴一起下乡，参加项目活动，讨论项目进展，了解社区青年

人的想法；同事也帮我做了很多的铺垫，对项目的精神、对侗族文化的理解、对青年人在社区的定位，有了自己的理解。也花了很多时间跟伙伴、跟社区里的青年人呆在一起，大家一起喝酒聊天，慢慢的对项目有了一些感觉。

作为同龄人，看到社区的青年人在项目里的积极投入和热情参与，我也会充满激情，全情投入；听到团队成员迫于生计不得不暂时离开，心里非常难过但又万分理解；了解到青年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家乡和传统民族文化，并为自己的家乡尽到一份责任时，也会激起我的反思，离家那么久，我对自己的家乡还了解多少，对自己的文化又了解多少，我是否尽到了那份应尽的责任呢？而当项目村寨的年轻人都在



想着回到家乡，或者让心安顿下来的时候，我的身在哪里，心又是否安顿。

青年人有激情，有活力，敢想敢做，时常让人感动，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很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所以他们会通过一些社区调查、老照片收集等活动，了解到文化背后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他们会通

过网络或QQ群，成立了侗歌侗戏群，经常在群里面学习和交流侗歌侗戏；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村寨的各种传统习俗和节日，向老人家学习，用影像记录，只为把这些文化记录下来，让年轻人多一个渠道去了解、去认识。而且，他们不觉得这只是年轻人的事情，他们通过在社区里的分享，放映会、图片展、各种活动，通过不同的渠道让村寨的各个群体都能参与进来。



这一刻，能深深的感受到，参与项目的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自豪的，为他们在社区做的事情，为他们能够得到社区的认可。他们亦对团队有了拥有感，不再是一个人在做，而是一群人，而这一群人里面有学生、有外出打工者，有在家坚守者，有同辈，有长者，因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对家乡的热爱，让大家凝聚在一起。虽然年龄有悬殊、辈分有长幼，但都保持有年轻的心态！

走过这一程，也有难过，看见好多青年人希望回到家乡，但迫于生计，回来之后不得不又出去打工。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点什么，能够帮助想回到家乡的青年人身心安顿下来，项

目没办法给他们提供直接的生计来源，但可以跟他们一起探讨，村寨有哪些资源是可以利用，因地制宜，找到传统生计跟本土文化的结合。生态农业、乡村旅游、自然体验，这些都是每个村寨所特有的，也是与村寨传统文化紧密连接的。我们要去了解，才能发现它们的价值，并指引那些想回来的年轻人，身心安顿下来。

回来的回不来的，看重的不是“身”留在社区，而是你的“心”在哪里。我很看重项目之后，社区青年人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的心记挂着社区的变化，所以他们会用行动为社区服务。心的凝聚是无形的，胜于有形的团队，只要大家心在社区，不管身在哪里，不管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社区都是有希望的。

而我，虽然身在外漂泊，但心却牵挂着家乡，可能现在没办法回去，但现在的我用自己方式，与家乡建立起连接，并不妨碍我行使应尽的责任，未来依然变数不断，但基于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家乡的归属感，不敢身在何处，亦会激励我不断努力，因为有家，我的心不再漂泊！

活动组织和协助：贵州乡土文化社

文字：张传辉 杨慧 杨成吉 詹炜 陈希凯 聂尧

图片：张传辉 杨慧

封面图片：石品昌

设计：张传高

审阅：李丽 陈蕾

【关于我们】



贵州乡土文化社成立于2008年8月，致力于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民间公益机构。其使命是协助贵州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社区发现和挖掘本土文化核心价值，增进文化认同，传承乡土知识，并运用于探索开发生态友善、符合当地价值观的生计方式，实现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伙伴是一个在中国境内服务的社区发展机构，它没有任何宗教或政治背景，于2001年5月由「嘉道理基金会」创办及资助（经由麦哥利夫人所管辖的基金部份）。「嘉道理基金会」成立於1970年，创办人贺理士嘉道理爵士一直秉持“助人自助”的信念。

社区伙伴相信，每个人不管物质如何匮乏，都有权利和能力与别人、大自然以至整个世界和谐共存，过有尊严而可持续的生活。要维持一个和谐而可持续的社区，人身心的康健至为关键。社区伙伴相信，社区要团结起来，反思社区与大自然的关系，重寻传统文化的根。

主要工作包括：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农业、整全健康、传承和创新乡土文化、反思主流发展模式、学习和实践可持续的生活。